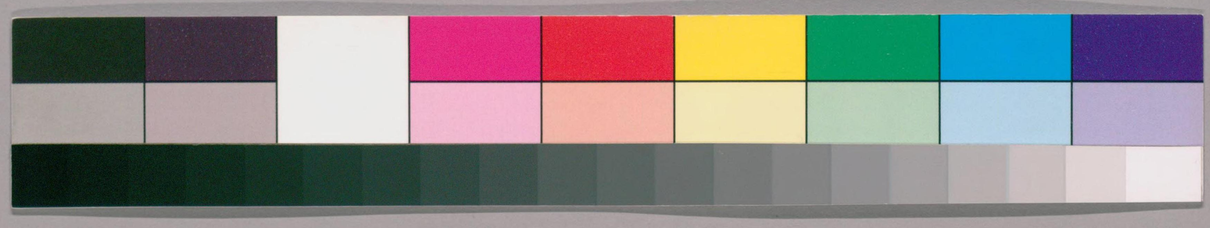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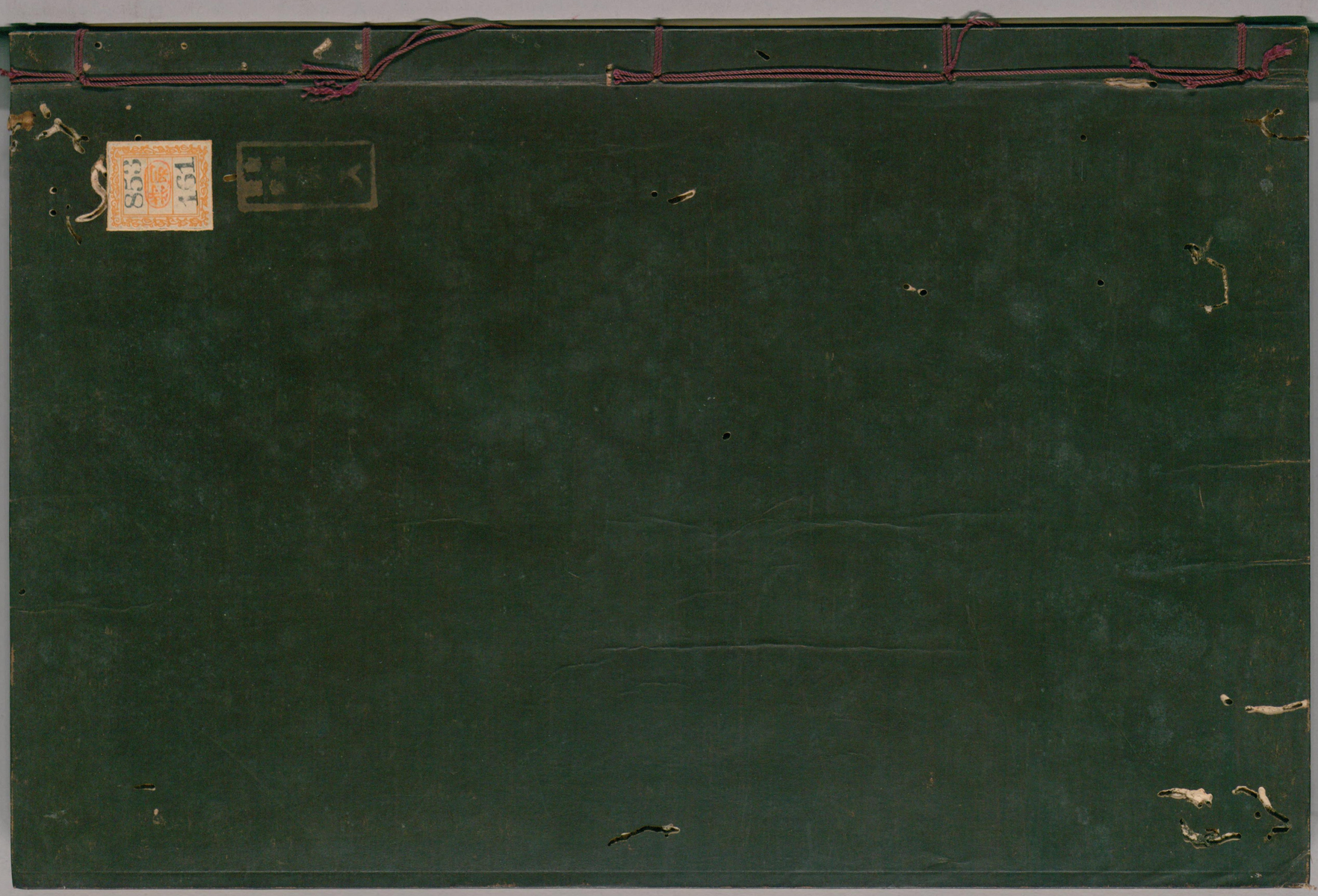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九

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弟敬王立

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釐公captain立

齊 詳二見襄一公元年一

宋 魯昭一公十年平一公卒メ子元一公佐立ッ昭ク二十五一年元一公卒メ子景一公頭曼立ッ

晉 晉趙一武為レ政魯昭一公元年冬趙一武卒ス韓起為レ政魯昭一公十一年平一公卒ノ子昭一公夷立ッ魯昭一公十六年晉昭一公卒メ子頃一公去疾立ッ昭ク二十八一年平一公卒ノ子昭一公夷頃一公卒メ子定一公午立ッ

衛 魯昭一公七一年襄一公卒メ子靈一公元立

蔡 魯昭一公十一年楚一平主封レ蔡ヲ靈一公一滅レ蔡ヲ昭ク十三年楚一平主封レ蔡ヲ靈一公一滅レ蔡ヲ昭ク十二年平一公卒メ子朱奔レ楚ニ平一公ノ弟悼一公東國立ッ昭ク二十三一年悼一公卒メ

曹 魯昭一公十八年平一公卒メ子平一公須立ッ昭ク二十年悼一公卒メ弟聲一公野立ッ昭ク二十三一年悼一公午立ッ昭ク二十七一年平一公ノ弟通弑二聲一公一代一立ッ是ヲ為二隱一公一

滕 魯昭一公三一年成一公卒メ悼一公寧立ッ昭ク二十三一年悼一公卒メ頃一公結立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侯吳立是爲惠公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鏖立

杞 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

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北鄙之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弟庚輿立是

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九年楚圍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遂圍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琅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吳魯昭公十五年庚昧卒子王僚立昭公二十七年僚弑闔閭立闔閭立二年立伍員伯嚭楚人

越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 景王 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年 齊景七年 衛襄 曹武十四年 陳哀二十八年 杞文九年 宋平三十五年 秦景二十年 吳庚 楚郟敖四年 卒吳庚 未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第嘗胡氏曰子野殺而卒穆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叔方言昭公有讓心不可立其嗣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慶封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入衆逆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足以容從者請聽命大宰伯州犂對曰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使告於楚共之廟而未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木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侯其先君將討不得爲寡君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
攝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
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
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
盟也初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
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
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
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濮
于師徙不義國家不嚴民無所畏天無大災子勉之
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乎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

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
猶是心也楚又行潛非所宝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
行之豈迩禍矣是聽雖有儀狄必有豐年且吾
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之不能是難楚
不爲患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壯讀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圍將有大志其能終讓乎穆子曰何
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離而
假之寡君鄭行人揖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
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
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憂矣陳公子招曰不憂
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
左師曰大國共五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而告人曰叔孫絞
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亭而敬子與子家子持之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宮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人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也則曷為殺世子偃師則其稱名氏以殺稱人此其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馬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即絕然後罪惡見者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著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言楚之討乎討招以滅陳也〔胡氏曰〕甚哉鄭伯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重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

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伸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圖請讀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胡氏曰〕讀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讀書加于牲上不敢歃血經所以不書盟也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火懦矣然春秋不貴脅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程氏曰〕楚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張氏曰〕春秋正夷夏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義今猶存中國也〔張氏曰〕春秋之後又以請讀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主盟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故二伯皆先趙武焉〔家氏曰〕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劉昧並存於宇

宙之内也楚雖强而不得與晉埒中國諸侯有
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向戌持弭兵之說趙武
不明內外之分苟諭目前之安肯交桑常經劃植冠
屨中國諸侯戚北向於夷楚之庭施曰弭兵而
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脇諸侯滅陳滅蔡滅
頴艾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秋之禍
至是為烈所謂讀諱書曰不敢軟益若楚再為長而晉
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春秋為中國諱不使夷得
以僭華是故長晉汪氏曰宋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
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
侯之上也盂之會楚子亞於宋公子圍亞於晉趙武
諸侯之上皆宋魏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
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宋魏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
秋而尊中國有中國無霸則實錄而貶諸侯也高氏曰此會乃楚人不
子圍帥諸侯之大夫詣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
願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廬陵李氏

曰晉趙武為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劉氏
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故云辭不知毋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
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已重何為復貶於此也著楚之詐
也又云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漷
乎討招以戒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
疲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疲陳而逐移罪於招
益春秋之理哉盧陵李氏曰不稱弟非無也其實
八年之稱
第乃貶耳

三月取鄆（公）

鄆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曾伐莒濫齊閉盟請焚其使樂桓子相趙文
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與深其交
曰貨以濟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曾必受師是稱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敵惡也猶之除讐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能來矣吾又誰怨偏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憂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平之群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謀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盍而勸相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欲焉馬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彊場之邑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廣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自無令主諸侯遂進衛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馬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諸侯無頇不亦可乎昔魯季

郈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頃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令尹盡忠於王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終趙孟曰何如對曰王克而忘之周德廣遠令尹薄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楚之間其庶乎趙孟曰吾子勉之吾儕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而甘心焉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遠唐棣之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聽也[程子曰]乘昔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難

按左氏季孫宿伐晉取鄆昔人訴於會楚生釁曰尋盟未寒而魯伐晉晉遣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三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舉爭
鄆為日久矣若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汪氏曰亢
禦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
故不悉書為內諱也〔閻氏若璩以為鄆以不書莒或
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酈與書外事
莒亂奪其邑也者王法所當誅魯乘
莒亂取鄆也然不[字堂胡氏]詞固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汪氏曰〕文十二年晉
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
故不悉書為內諱也〔閻氏若璩以為鄆以不書莒或
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酈與書外事
莒亂奪其邑也者王法所當誅魯乘
莒亂取鄆也然不[字堂胡氏]詞固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汪氏曰〕文十二年晉
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劉氏曰〕公羊云運者
內之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此
運本屬莒明矣〔廬陵李氏曰〕季孫伐莒取鄆與歸

父伐邾取繹何異而書日法不同〔程氏胡氏以為乘
亂取邑故隱諱其詞然則不乘亂而取之者不貶
乎陳氏曰歸父伐邾猶今命討也此則專取邑而已
此亦未當然則云何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
不書伐而書取
則收奪而已矣

附錄〔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伯蕩亨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
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一獻子其從
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
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卓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
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
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
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
可使無死乎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罍曰小
國賴子知免於死敢拜賜趙孟賦既醉曰其
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雒汭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臧文仲聞之曰藏孫辰將為魯憂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詘臧孫其長也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僨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魯夫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大夫謂曾皐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馬用之皐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顯乎單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戚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纂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鋈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貳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自免焉能免君子南子產曰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選奔秦伯之弟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
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
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必此吾何以得
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
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
子其屈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
趙孟曰子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
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
虐不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
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懼曰其與幾何公羊傳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后
子鍼也桓
公子景公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曰數也恐
景公數其罪而
加之戮鍼遂出奔晉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
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必此吾何以得
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若罪秦
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
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劉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弟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屈耳言尔

附錄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孫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秘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張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太原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卓之地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適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雨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太鹵也昌為謂之大原地也拘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傳曰中國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社氏曰太鹵太原晉陽縣

大鹵太原也按太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来侵攘斥宜矣其過

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
狄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之戎卒爭以
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晝敗狄畿之
也【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御師則
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
狄至是而耳見其再見其何
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
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
戎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
呂反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之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
也以忿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
不書子 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易為又
以國氏乎程氏曰夫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
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
公子君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
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也【胡氏】
曰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
人弒其君後言立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公弒之辭也前
言魏侯入于夷儀後言衛寧喜弒其君前言齊陽
生入于齊後言齊高氏弒其君與弒之辭也故曰

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

宮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與字

左傳展奔吳程子曰為弒君之罪諸侯也

展與宮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有國矣

尹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其罪雖踰年不稱爵其有國矣

周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其罪雖踰年不稱爵其有國矣

劉氏曰宮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大也凡人之所以稱乎子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君者以有父也君弒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讐言是則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

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以立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不嘗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弒之會展與無刻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宮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詐奪取卿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其亂也

高氏曰宮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明禁人為君也

盧陵李氏曰此條宮子疾與齊人不以宮子為君也欲執當大夫是不以宮人為君也

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展與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罪衍與剽宮展與去疾皆以二十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斜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予今展與既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它以詩賊書亦係以國則展與之係國不必求它義也若州吁無知之

上文已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戚明以大夫麗與常儀靡奔魯展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鄆田者何與取讙闡之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是為帥師而徃哀莒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而城之寖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全利也劉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禮德說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持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埒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取田者一譏予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劉氏曰左氏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未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與弒君而不討棄人而識之是謂棄人之重於弒父也藉彼展與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因莒亂帥師而徃分明疆土此乃敗之非畏之也且魯疆莒小魯安莒亂哉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来葬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

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
国如
近國

附録 左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子僑如晉聘且問
駟為出子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
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
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
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
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
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
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隕疫之

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
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
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
實有四姬焉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
已四姬有子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
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
人位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
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慢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節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榮寵祿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孰大焉主不能慼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 穀 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巢樂郟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承命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出奔晉宮廄尹子哲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于出奔晉王子干出奔鄭謂之郟敖使趙王于郟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顓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以疆禦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不佞鰥寡不畏疆禦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鉏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尋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爵何忌楚靈王即位蔑棄為疆為大宰鄭游吉

如楚葬知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繞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浦為宮設服離衛[杜氏曰]緝浦為王殿屋屏蔽以自隱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中國太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為為承藏在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汪氏曰]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麕則書麕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麕或不麕[汪氏曰]魯君夫人沒則書麕外諸侯沒則書卒而不曰麕或卒或不卒[汪氏曰]內大夫書卒或弒或不弒[汪氏曰]外諸侯見弒皆書惟鄭髡原楚櫟厲陽生不書弒魯君見弒者但書卒而不書弒或葬或不葬[汪氏曰]外諸侯葬魯往會則書葬而不書葬君弒賊不討者亦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弑而書卒何歟〔程氏曰〕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華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

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問圍弑郟敖而立春秋書卒而不書弑申之會諸侯從楚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雪牙堂胡氏曰〕見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者有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而無貶黜之辭則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堅以一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為春秋矣圍弑郟敖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矣雖承其偽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弑逆之罪亦著矣〔王氏箋義曰〕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圍弑君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慶之後數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弑君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之也若先書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弒其後誘蔡侯殺陳蔡之
絶之高氏曰戰國策載不
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
弒之因自立然則知赦實
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弒
弒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
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
陳氏曰圍弒其君晏然赴
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謀
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
圍之未弒也魯蔡鄭之大
齊慶封狗於諸侯曰無或
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
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
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
播於諸侯焉用之則虔
篡弒之跡不可掩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
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二年乾谿事起也

附録 左傳 十二月晉既平祁盈之亂乃復
祭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葬

辛酉 景王 五年 二年 晉 平十八 齊 景八 衛 襄四 蔡 景三十七 陳 哀二十九 杞 文十 宋 平三十六 秦 景二十八 鄭 簡二十六 曹 武十五 楚 靈王虔元年 吳 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舜納幣見子雅子雅子旗使見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侯享之賦木瓜【王氏曰】前此晉之聘命也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附録】【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往逆來古之善教也先王以為盛德是以諸侯無怨今君棄德而行怨將何以堪之晉侯說乃歸之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使乃求貨叔弓曰吾以貨交魯之寶器名位所以守之也若以貨亡之吾不忍為也寶以藏德名以出信德以處義器以藏禮貨以交易名位以固守義以行禮非德不可保也晉侯使知罃聘于魯報叔弓也知罃見叔弓叔弓曰子其不免乎子好貨而忘其身子之家其不保乎知罃懼問焉曰然則若之何叔弓曰修德而已夫獸恃爪牙以衛其身牙爪不修則喪其爪牙人恃德義以衛其家德義不修則喪其德義德義之修也恭與敬而已恭儉莫如敬敬莫如恭恭以治國敬以治民國家之治恒由此二者以事其君其君有福其國家有慶其子孫有賴其祖考有寧其先君有榮其身有譽其官有常其位有次其事有業其家有法其後有繼其祭有福其宗有祀其親有孝其朋友有信其僕隸有仁其畜牧有長其百官有序其衆庶有和其四鄰有親其百姓有歸其遠人有懷其庶物有則其容有象其威儀有觀其辭令有文其政事有成其禮樂有崇其車馬有飾其衣服有度其飲食有量其用財有節其使民有時其待人有接其防患有備其治亂有理其舉事有終其始有紀其謀慮有道其出入有名其見物有類其處事有適其接物有禮其與人有親其有喪有哀其有憂有救其有福同慶其有禍同憂其有疾同憂其有亡同懼其有難同救其有罪同刑其有失同過其有善同樂其有好同欲其有惡同去其有親同喜其有仇同怒其有子同養其有父同事其有兄同居其有弟同利其有姻同恩其有婚同姓其有姑同尊其有舅同親其有從同行其有疏同情其有新同意其有舊同故其有貴同等其有賤同禮其有貧同施其有賓同敬其有客同歡其有死同哀其有葬同事其有祭同福其有宗同

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二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遂之盟女僑君位而罪三也有二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尹躬拜稽首歸曰死在朝夕無助于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商人不終命也作商事為商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靖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靖焉不速死司冦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楚左氏鄭黑好在入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二十年及昭元年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

【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乎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也李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比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耶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一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貶不誅不教不見誅之猶鷹鸇之發也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貿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晉小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賜焉杜注公還季孫宿遂致賜焉馬莊氏曰致小姜之遺賜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音旋季孫宿遂致賜焉馬莊氏曰致小姜之遺賜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禮記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不妄說人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省非義也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子棠珠主而過中山之境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以此觀之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乃欲郤而

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
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
姜之數於宇適〔丁歷反〕〔杜氏曰〕適夫人禮送少姜
處跋履山川來脩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
他國誰敢朝夕在廷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
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佷僻齊人請陳無宇
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
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
見二年傳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

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
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何氏曰〕乃難詞也時
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其見與恥其距故譎使
若不至河河水有難而反或間之耻孰甚焉雖亦可耻而非惡之大也耻有甚於此者衆見卻雖亦可耻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
矣是以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
則勢當復者也其餘非譏晉則罪公〔高氏曰〕公如
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文者臣子之
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為入公臨河而不濟懼
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盧氏曰〕君返臣往
惡莫大矣〔項氏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
下之為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
〔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公
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
如晉至河者大抵唯二十二年書宥疾明有疾而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翰省誠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永嘉呂氏曰如晉而復以見昭公之自取辱由其舉動不能雍容於禮也
汪氏曰昭公服喪已畢嘗類見於天子二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于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脩士弗之事是以妄說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閤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為嬖妾奔惠公之喪成公如齊奔景公之喪已為非禮而況於弟寵妾之喪其為盟主抑未矣宜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為非禮而況於弟寵妾之喪予稽書之幹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其妾而且弔其臣矣春辭之及雜乃復則不唯昭公之取辱亦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廬陵李氏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公羊以為晉欲執公穀梁以為季氏詐公與左氏火姜之事不同誠如左氏說晉之欲執公未為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而強為非禮之行亦非也

壬戌　景王六年　三年　晉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秦景三十八　楚靈三　吳末五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鄭游吉如晉送火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日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令諸侯二三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大夫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夫人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水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以令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又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吾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 文原公 作泉

左傳同盟故書名

附録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事君朝夕不倦將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

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遬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寢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往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鹽蜃如海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一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蹟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陳矣叔向曰然雖五量猶在公乘無厭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孟伯石之汰也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乎伯石之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卿子韓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諫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吕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列無長庶民罷散而宮室滋侈道路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讎來卻晉原孤績屢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佞以桑梓屢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睽始書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高氏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附録】【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次公子子尾欺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簡公如晉子尾使公子黑肱以地叛入于晉晉人將以黑肱歸黑肱以其邑來奔晉人曰徵欒邑以下不朝立王之故欒邑之徒則畏執事其謂欒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乃知所以戾矣君若不有寡君何以命焉君其往矣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自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毘之穆叔曰不可昔滕二子朝我實不忘我我好敬以逆之猶惧其貳又毘一壁焉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高氏曰】公即位之初能敬無災又曰太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汪氏曰】春秋書雩乃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

有七馬此年及六年八年十一年十六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遘旱暵來幾而連月雨雹昭公皆傷略無遇宗人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呼可歎哉

附録 左傳齊侯田於貝丘遂及沛姒姒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諾吾止之子尾歸而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比燕

冬大雨雹

杜氏曰記災張氏曰雹陰氣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此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齊罪之也啖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一正君則治道興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後諸侯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脇其主而出之也與闇音育拳之以吳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匶氏事見成公十七年十一月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威儀輔政事權上厭為太臣所制左右嬖幸浸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廳無遺使齎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弑允明等皆自殺公畏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衛儀父而後復也事見

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大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

附録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〇歸禽公孫黑帥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子雅矣而爲將始昌二十惠競奕猶可又弱一箇姜其危哉

癸亥 景王七年四年 晉平二十 齊景十 衛襄大 蔡靈五 鄭簡二十八 曹武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陳哀三十一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
八　秦景三十九　楚靈二三　吳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　公穀作雪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而北陸藏冰西陸朝覿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紀奉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冰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隸人納之藏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則其用之也備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槀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雹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專權脅公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弊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人姦僖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諷婤張卜臣抹穢火異此與張禹公孫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用之也偏亦古者本未備舉樂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繆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鴞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二十六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

二十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二盟於朱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頗結雖於二十二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猶五吊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鄭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特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詩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彼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火安不在諸侯其太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以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

申二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邾以難公鄫以疾鄭伯先待于申二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二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二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

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焉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儆也諸侯儆由用命也夏桀為有緡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子產見子左師曰弗聽不過十年子左師曰然不十年侈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程氏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王氏曰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一大年後以服虜于楚末嘗先陳嶺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變於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一二年殊會之者不使中國變於夷狄也王氏曰晉嘗與吳為會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實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

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為夷狄之行也家氏曰宋之盟猶以蔡侯東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遲其往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軽以許之楚遂合東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是之謂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者夏也其意也何楚虔殺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頼於鄢城竟莫殺莊氏曰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九年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罰也事見左傳十一年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窜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貶狄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慶書卒不華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知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甚重

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天下莫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知之則不可勝誅數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亨]堂胡氏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衰之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慶書卒略其爵而不見此變之道之中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張氏曰]春秋不書楚子夷之狄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狄之法而楚子慶書卒為中國諸侯之所類之則在會諸侯之曾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事其斯之謂歟[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辛楚宋堂爭長矣敗于城濮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志不在諸侯而后楚莊盟于辰陵以討焉襄二十五年之會諸侯雖再出而皆不復出與盟會其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二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此者中國不振偏裂橫潰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東狄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再出尋復散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高氏曰]楚子會諸侯尋宋之盟謀吳也圖伯也蓋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皆之平公屢合諸侯莊公遇弒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安然而晉日以衰吹在大卿楚子始求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以衰吹在大卿楚子始求合諸侯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必從矣使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聲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而會于申上者夷狄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中國則小邾雖會而不終與也是以知夷狄必不能主中國蓋國借王猾夏靡依不為

患也蓋其蓋惡之本心未敢慶擬古聖王之事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盜賊之不敢比君子也○[廬陵李氏曰]胡氏不以殊
淮夷之說本何休休但何休以為楚子主會盟得義
以誅慶封故君子不以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其不以殊之義與胡氏異矣故張氏有其行義之說
不殊其類然後與胡氏合

楚人執徐子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威服中國而已○[廬陵李氏曰]胡氏不以殊
爾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陳氏曰]以上
夷狄執夷狄如文十二年楚執鄧子平昭三十一年吳
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白冀
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
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
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汪氏曰]僖十九年傳稱人
不得為伯討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
華費遂鄭太夫從[徐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
或問伐吳之役諸侯從靈王者不敗[亭堂胡氏曰]欲
見諸侯之善著楚虔之惡也為討弒君之賊故曰欲
見諸侯之善書執齊慶封殺之故曰著楚虔之惡其
占微矣[高氏曰]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則中國之
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
侯皆去唯蠻楚者從之爾人心之嚮皆可知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城其族附于戮慶封卑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遵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楹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慶封曰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其以齊侯專封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也其言伐吳入也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為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齊諸侯討也其為齊諸侯討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曰子弒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不為君者乎慶封弒其兄之子而代之我亦且一言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誅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趙氏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太子以其與弒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

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弒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為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諸侯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屯之會柔夏之大變也宋鄭之事猶曰二年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貶諸侯無會向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城頼威陳城蔡全書楚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遂滅頼 頼八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城頼頼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

遣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授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公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救王心不違民其誰堪之不慶其誰堪之不違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事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楚屢告其強橫劾中國之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則拘矣〔高氏曰〕夷狄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冥專殺中國之大夫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路氏曰〕滅是死街壁楚子焚觀按經但言滅不言楚子焚觀蓋楚子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

○九月取鄆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家氏曰〕前此莒人滅鄆鄆之南社猶存今為魯所取而鄆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鄆責魯也〔王氏曰〕鄆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而棄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孫氏曰〕蓋莒滅鄆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楊士勛曰〕襄六年莒滅鄆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子為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也故今魯得取之不言滅者諱故以易言之

附録〔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將若之何子實以告子產子產曰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礼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

礼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沈尹射奔命於夫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夫方故疆城巢然州城州来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餌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亦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之遂與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志之及宣伯奔齊館於其舅家饗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對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八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蕩遂遇疾焉盍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聽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斂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入不示之不出命瓶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使牛入示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鍾于簡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曰叔孫未葬路葬馬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送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動公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子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宰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剥之無咎者歟

甲子　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　齊景十一　衛襄十八　陳哀三十二　杞文十三　宋平三十九　秦景四十卒　楚靈四　吳夷未七　鄭簡二十九　曹武七　蔡靈六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甲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疲杜洩告於嬖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而貢于公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鄉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政而又遷之胖臣懼死不敢自專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肩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門之外以報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邪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都不賞敝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物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之謙三以示十楚丘之師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邊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

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千時亦當十位自王巳下其二為公其八二為卿上其中食自為二旦自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故曰明夷于飛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火為言敗言為譖譖故曰有彼往主人有言必譖也純離為牛世亂譖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君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卿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

按左氏舍中軍毕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三一家之内有父子兄弟四占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半或取弟太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三一分其國民二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毕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二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毕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斂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卞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作也此言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
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傳
年陽虎專季孫囚事見左傳十二年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亦能免乎〔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悖犯上未
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
制其纂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書曰舍中軍微
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書舍中軍
詞以著其罪也〔張氏曰〕季宿自承父政即城
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敗而以盟詛要之
今叔孫死未期牛而改更前制崴公室以歸私家
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
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蜀杜氏曰〕魯
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泞亂舊制安可
謂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實省譏〔汪氏曰〕襄二十

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軍則公室已無民
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
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
叔二家而強己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二十
年伐莒列書三卿此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
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不立三卿
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孫州仇仲孫獾帥師伐莒及
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
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苟悅云春秋之義
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敖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一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譖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吳敖
被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
屈生于莒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
于邢丘〔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
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

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君殺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比亦而事冤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知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叔孫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知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奔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苟人之恕幾不免於厚盖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礼猶欲止而討之也

附錄 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送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生沐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楚生沐侈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沐侈若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未著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未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又欺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

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懼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趙楊肹五卿八大夫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畜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歲不滿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徙遺之金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款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圃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聘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之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来也以地来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知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易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汪氏曰書以書來奔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

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與人君邑相次序故言及襄陵許氏曰卿會諸侯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夷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莒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莒之盜也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叛焉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叛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有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下邾入以出公懼不敢入幾欲遣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昭穽君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

汪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苫人懇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懼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汪氏曰歷二十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苫師于蒲泉

蒲扶扮反（公）作濆敦作賁

左傳苫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蒲泉苫未

陳也〔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貢泉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蚡泉魯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苦人不顧伯討君辱此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書敗苦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苦叛人邑又敗苦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秦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營稻書卒又名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則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樂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干瑣闻吳之邊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下臣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雖馬好逆使臣滋敝邑休兵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震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畜難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二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

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下八一減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庶有報志乃弗務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二次於粱山遠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巫莒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驕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敬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虐蔡慶封而富於其舊富崇惡也楚圖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偃王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記】秦紀嬴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木為徐【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距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史記】楚世家帝高陽之裔孫吳回為火正祝融生陸

紘陸終次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於楚文
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三子爲王吳越
因遂稱王〔史記〕吳越世家太伯仲雍之立爲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
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句踐稱王王非
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
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
聖人慎絶人亦春秋之意也〔陳氏曰〕初書越而常
也通吳以制楚若晉謀之失謀之失也〔汪氏曰〕楚虔乃蠻夷篡弑之賊其從之
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以深責蔡陳
詐諸君之從夷也〔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
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吳越入吳
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攜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
於夫椒句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三
棄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越滅吳
矣越惟此
條書人

附録〔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 景王 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 齊景十二 衛襄
八 蔡靈七 鄭簡三十三 曹武十
九 陳哀三十三 杞文十四卒 宋平四
十 秦哀公元年 楚靈五 吳夷未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禮也〔杜氏曰〕魯然杞因晉
取其田而不
廢喪紀禮也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左傳大夫始也秦葬景公禮也

附録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忍於上並有爭心以徼幸於書而僥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微滋豐貉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十二年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陪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則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乎武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高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埋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公衛於是華玄欲代之見於左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儳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公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冠氏曰亡人華臣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公衛於是華玄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儳公寵信闇寺殺世適庶而父馬逐逐合比而君臣之義睽父子之恩絕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父子之恩絕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

汪氏曰史記李斯傳於為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出遊會稽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末授使者璽封畢會始皇崩趙高與丞相李斯及幸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強之乃相詐為詔立胡亥為二世皇帝高為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刑人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關高懼弒二十世於望東宮立子嬰為王嬰刺殺高遂降漢

漢汪氏曰前漢書石顯傳宣帝任宦官弘恭為中書令顯為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言於帝中書宦官彼諸自敍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祚後漢書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衆謀誅憲遂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遷冕冑非

以亡者汪氏曰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官衣緋紫千餘人稱旨者輒升擢李輔國以尚父顯程元振以援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弒憲敬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文宗欲誅宦官不克遂以憂殂武宣懿僖皆宦官所立僖宗童穉政事一委田令孜令孜畏藩鎮之誅劫帝奔寧極於天祐凶慝參會黨黷穢臧而王室亡矣

寵王守澄田令孜音茲

而不知鑒

覆音腹**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

哀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之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寵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師出二十一年而不明哉**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坐用壻壻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戕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附錄左傳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聘

鄭子皮也過鄭鄭子產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勿收採樵不入田不犯命者君子謂是役也鄭人不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廢小人降舍不為暴王不懲實徃來如是鄭二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歸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八人子棄疾及五日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謂乃通之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教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

師于弇慮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于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吊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楚蓋不待遠敵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王氏曰昭公內見逼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高氏曰左氏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謂之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敢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1864

○齊侯伐北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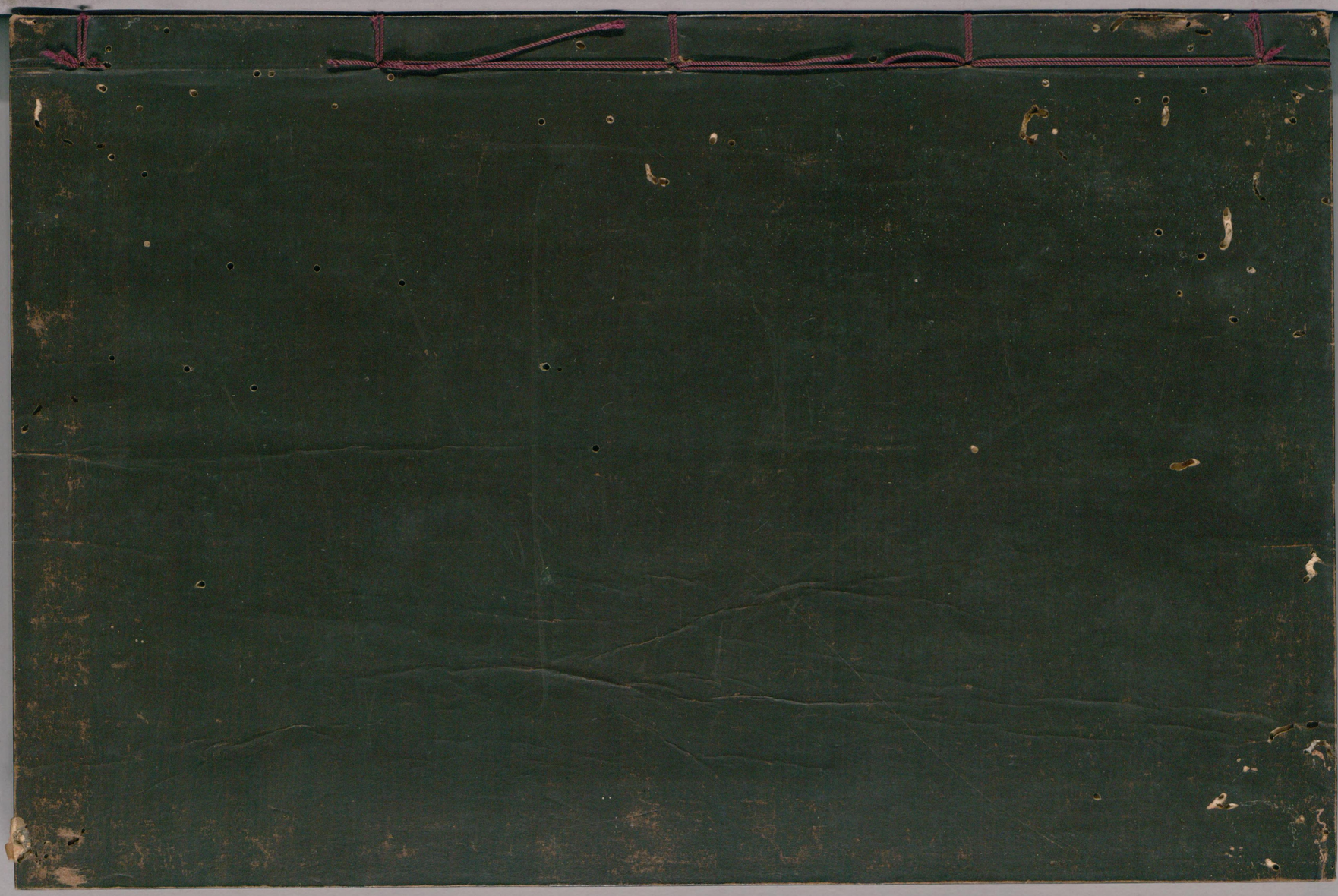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行諸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五君賂左右誰訴大事不以信信未嘗寧可也家氏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以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下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春秋大全二十九卷終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